

2628

曲艺选

第十集

(相声)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



曲 艺 选

第 十 集

(相 声)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

曲 艺 选
第 十 集
(相 声)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天津哈密道12号) 天津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津出字第9号

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960 耗 1/32 印张 2 1/2 字数 37,000

1963年7月第1版 1963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—43,500

編輯例言

1. 为了推广优秀曲艺作品，进一步满足讀者的需要，特編輯出版本曲艺选；
2. 本曲艺选收編河北省作者創作的~~新作品~~和經過整理改編的傳統节目；作品形式力求多样，但~~以在河北省流行的主要曲种为限~~；
3. 本曲艺选按曲种分集，每集收編一个曲种或相近的若干曲种的作品；
4. 欢迎讀者对編輯出版工作提供宝贵意見，以便不断改进。

目 录

还乡记 (对口相声)	常宝霆 (1)
美名远扬 (对口相声)	苏文茂 (22)
钓鱼 (对口相声)	高英培 范振钰 述 (41)
爱优点 (对口小段)	常宝霆 述 (52)
迎春曲 (对口小段)	马三立 述 (58)
杠刀子 (单口相声)	郭荣启 整理 (62)
“没有” (单口垫话)	赵佩如 述 (73)

还乡记 (对口相声)

常宝霆

甲：相声这门艺术太好啦！

乙：您很喜爱。

甲：通俗易懂，短小精悍，津津有味，携带方便，……

乙：好么！拿我们当牛肉干儿啦。

甲：馈送亲友……

乙：就别送人啦！

甲：你们演出的时候就拿一把扇子，这道具是不是携带方便啊？

乙：噢！那也不能馈送亲友啊！

甲：谁不爱听相声啊！买张票送亲友，人家不高兴？

乙：这位说话带注解的。

甲：不单工人、战士爱听，我们广大的农民听众也都喜欢听相声。你们也到农村演出么？

乙：我们就是为工农兵服务的。特别是现在，各行各业都在大力支援农业，我们也不例外，经常下乡到地头上演出去。

甲：太好啦。我們老家那些人儿就爱听相声。你們要去，就住在我們生产队里，我給你們做点儿家乡飯吃。

乙：我們可不是为了吃去的。我們應該滿足社員們的要求。你在哪个公社？

甲：我……你們去吧！

乙：我們上哪儿去呀？首先了解一下地点，什么公社，好跟我們領導上研究研究啊！

甲：哎呀，什么公社？我要調到公社，可能在生产队工作，……

乙：噢！說了半天你不在农村工作呀？

甲：我可写了申請书啦！

乙：那也早点儿啊！

甲：这不是跟你先……預約……挂号么。

乙：挂号啊！你找錯地方啦，應該上医院。医院都治不好你这病。

甲：怎么？

乙：你思想上有病啊！

甲：我思想上有什么病啊？

乙：准是大伙儿积极要求調到农村支援农业，你一冲动也写申請啦。領導一批准，你又覺着不是滋味儿啦，覺着农村不如城市舒服，……

甲：对呀！

乙：图安逸，爱享受，怕吃苦，……

甲：你說到根儿上去啦！你說我对这种思想应该怎么办？

乙：怎么办啊？好好检查检查。

甲：沒有这个觉悟啊！

乙：让同志们帮助分析分析，深刻地批判一下，……

甲：嗨！那么大岁数，太生硬受不了。

乙：还原谅自己哪！你多大年岁啦？

甲：你說誰呀？

乙：說你。

甲：嗨！我以为說我媽哪。

乙：跟老太太挨得上么？

甲：你是不了解情况啊！我爷爷跟我爸爸給地主干了一輩子活儿。我从幼小就拾柴禾、揀牛粪，吃农村的飯长大的。从感情上說，我对农村能不热爱么？

乙：誰不爱自己的故乡哪！

甲：我媽生下我和小妹妹，过着鋪地盖天的生活，我爸爸生生让地主的高利貸給逼死啦。从思想上說，我能忘記这笔賬么？

乙：这是阶级仇恨啊！

甲：逃荒那年，我媽帶着我，抛开爷爷，扔下妹

妹，跑到城市来。今天，党把我培养成为干部，我能忘记过去么？

乙：那可不能忘了本啊！

甲：跟你說你也沒这体会，……

乙：我沒經過这日子。

甲：你是大地主啊！

乙：啊？！

甲：不是。你是大地方儿的主儿啊。

乙：你先說后講，我可受不了！

甲：我很早就申請支援农业。需要充实基层，我就在生产队当个好干部。需要还乡生产，我就当一名好社員。

乙：对。哪儿需要到哪儿去。

甲：我哪儿也沒去了！

乙：怎么？

甲：让我媽拉了后腿儿啦。你那儿頂帽子給我媽扣上是不大不小正合适。

乙：老太太怎么想的？

甲：純粹是图安逸，爱享受，怕吃苦；既惦记儿女，又考虑自己。什么叫党的利益，哪叫国家利益，在愚观念上一点儿也沒有啊！

乙：你不是說过么，那么大岁数，太生硬您接受不了。

甲：我是耐心跟您商量来着。递了申请以后，跟我妈谈了一晚上。

乙：你怎么谈的？

甲：那天吃完晚饭，我妈一边刷碗，一边听着收音机，“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，我和柱儿不认识，怎能嫁他呀哈……”

乙：老太太还唱评戏哪？

甲：收音机里广播，我妈也跟着哼哼起来啦。

乙：您倒真高兴啊！

甲：“××呀（学老太太叫甲的名字，以后同），明儿给我买张票，我看看这刘巧儿的作派去。刘巧儿这个姑娘真招人爱，她要没这个柱儿呀，非给我们××说说不可。”

乙：这是哪儿的事啊！快和您谈谈支援农业的事吧。

甲：我说：“妈！……”“啥！放心吧！妈管不了你们的事。你爸爸当初娶我的时候，还不是你爷爷一句话呀。如今可不兴这个啦。小子，有趁心的姑娘你就找着。”我说：“妈，我想跟您谈谈。”“啥！你们谈成了，就别跟我商量啦。”

乙：什么乱七八糟的！

甲：我说：“您洗洗手，歇会儿。我想跟您谈的不

是我搞对象的事。”“噢！你说吧，我躺这儿听听。”我说……我怎么说好？

乙：我知道你怎么说好啦？谈谈你们过去的事儿。

甲：过去受苦的日子，我妈比我体会得深哪。

乙：要不你就谈谈现在。

甲：对。我说：“现在我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，您要知道，我国过去是个贫穷的农业国，是一穷二白的底子，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，就要以农业为基础。搞好农业才能促进各方面的发展。在这个前提下，我做为一个干部，就要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，所以我写了申请，要求走向农业战线上去，我想您不会反对的吧？”我一瞧，我妈不言语啦。

乙：搞通了。

甲：睡着了。

乙：睡啦？把您叫起来吧。

甲：“妈，妈，您盖上点儿吧！”“没睡，我这儿听着哪。”

乙：还是听进去啦？

甲：“××啊，撺掇文艺节目，别尽听新闻啦。”

乙：噢！拿你当收音机啦！

甲：合着我白费劲儿啦。

乙：你光从道理上講哪儿行啊！談談家常里短兒，您不就听进去了么。

甲：我一想，也对。“媽，我妹妹可老沒来信啦。”我媽一听这句话，“噲”就坐起来啦。“这丫頭，現在沒出閣，翅膀就硬啦！大前年个，到这儿参加什么会儿，才来家一趟。我刚跟西屋二孀学的做了一大碗荷包蛋，她說沒功夫吃，带着凉饅头就走啦。什么革新吧，交流吧，她就跟吃了蜜蜂屎似的。小子，你成家以后可不能忘了媽呀！”我說：“您放心吧，就是我妹妹也沒忘了您。”

乙：哪儿能忘了母亲哪。

甲：“她呀！前几年口口声声就要远走高飞，非要跟燕子学习不可。”

乙：瞎！那是要向邢燕子学习。

甲：我說：“我爷爷跟我妹妹在农村，您想不想？”

“噯！你爷爷那么大岁数，我能不惦记着？别听我那么說，你妹妹也是我身上的肉哇。”

乙：噯！有門儿。

甲：我說：“咱爷儿几个要在一块儿，您說好不好啊？”“瞎！我早就想着这回事哪，压根儿也沒跟你說，現在一家不一家、兩家不兩家的，在一块儿过团圓日子多好啊！”

乙：行，这就沒問題啦。

甲：我說：“亲爱的媽！……”（激动地）

乙：干嘛还“亲爱的媽”呀？

甲：我高兴啊！我說：“我……已經……申請啦！”

“好啊！不用你身請，写封信就把他們叫回来啦。”“我……”

乙：得！“猴儿吃麻花儿——滿擰”。

甲：“先把信写喽，明几个你把戶口报喽，我跟北屋說說把那間小屋借給咱們。”

乙：那你就报戶口去吧。

甲：你別跟着起哄啦！我說：“媽！您听錯啦，不是叫他們来。”“噢！你非請去不可呀？”

乙：那就請去吧！

甲：我上哪儿請去呀！

乙：这是老太太沒繞开这个弯儿。

甲：“我是說咱娘儿俩都回老家。”“噢！是就玩几天啊，还是多住些日子啊？”我說：“咱回老家就不回来啦。”“噢！回去就不想回来啦？哈哈……”

乙：好办。

甲：“我不让你去。”

乙：嘿！这倒干脆呀！

甲：“不但你不能去，你爷爷跟你妹妹都得給我

回来。咱家几辈儿也没有个識文断字儿的，你妹妹中学都拿了文凭啦，还让她在老家野跑去？”

乙：那怎么叫野跑呢！

甲：我說：“媽！現在的农村，特別需要有文化的人材，就連大学毕业生还到农村鍛煉鍛煉哪。”“鍛煉啊？我要还呆在老家，早就入殮啦！成天榜大地、拔麦子、砍高粱、打楂子，老跟土坷拉打交道，起早盼天黑的，也吃不上喝不上，还不是給有地儿的奔命么！”

乙：您还想着有地主的时候哪。

甲：我說：“现在的土地是咱們社員大伙的，另外，每家还有自留地。在公社是多劳动多拿工分儿。像咱們爷几个，还不都是劳动么？吃不了，喝不了的。”

乙：哎，这么說許行。

甲：(向乙)“小子，媽媽吃盐也比你多吃好几十年哪！你懂什么？咱老家过去都管叫穷人坑，又洼又是盐碱地，缺水少粪的，旱得能把鋤头鏽喽！可是下几点眼泪又能淹喽！好不容易不为吃喝发愁啦，还想把我埋到穷人坑里去？你爷爷是受罪的命，不願意来让他受着去。××，写信，赶紧把你妹妹叫回来。写

呀！”(冲乙說)

乙：我写什么呀！

甲：这是我媽跟我說。

乙：你冲我瞪什么眼啊！

甲：“快写！”

乙：又来了是怎么着？

甲：不但写，还得多写点儿。

乙：喂！可不能当你媽的“俘虏”呀！

甲：你跟你母亲都是仇敌呀？

乙：我說別在思想上当了俘虏。

甲：說清楚嘍。我首先把申請支援农业的事告訴我妹妹，再把我媽的思想情况介紹一下，我这边說服，她那边启发，这叫双管齐下。

乙：跟他母亲还講策略哪。

甲：信寄走沒等几天，我妹妹来回信啦。

乙：你妹妹說什么？

甲：“接到媽媽你来函，不願女儿种庄田，只說农村劳动苦，要知无苦怎有甜。忆苦莫忘旧社会，流离失所难进餐。老家成立公社后，发展变化难尽言。生产建設靠双手，幸福生活眼前。媽媽叫我回城市，……”

乙：怎么样？

甲：“再等女儿二百年。”

乙：二百年？这是沒打算回来。

甲：看完把我媽給气的，“好了头！等她二百年？
拿我当老不死啦！××，拿笔写信！”

乙：还写什么？

甲：“告訴她，我是为她好。有点學問到城里什么干不了啊！在乡下有什么出息？連个合适的女婿都找不着。那屋二姑娘找这个小伙子，一月賺六十多块，上回看丈母娘，还给买只鷄来呢。”

乙：老太太看上这只鷄啦？

甲：好，我就写这只鷄。

乙：真写上啦？

甲：沒过几天，我妹妹来信啦。

乙：这回写着什么！

甲：“农村有鴨又有鷄，肥猪滿圈池中魚。努力生产勤劳动，丰衣足食靠集体。国家建設靠农业，誰說劳动沒出息，誰說劳动沒出息。”

乙：还真厉害。

甲：“女儿一心搞农业 婚姻之事先不提；要学姐姐邢燕子，媽媽不要瞎着急。如若不解其中意，提高覺悟要学习。”

乙：对。

甲：我媽一听又翻儿啦，“好哇！我們娘俩調个儿